

草垛风暖

□路来森

那些年，村口，总会有一些柴草垛，麦糠草垛、玉米秆草垛，或者就只是一些干的青草垛，臃肿地堆放在那儿，冬日，便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它们，总会让人们记起：那些葱郁的庄稼，那些丰收的喜悦；还有，季节里的风。

一座草垛，无风也自颤。

如果你静静地站立在一座草垛前，凝视着它，就会发现，纵然没有风，它也会不时发出一阵阵的颤动，伴随着窸窣窸窣的声响，草垛的周围，就会落下一些细碎的草屑，纷扬如此，是你细微的心情。我总觉得，一座草垛，就是一片庄稼的一种集体“睡眠”，它们集中在一起，做一场长长的冬夜酣眠。酣眠中，它们会做梦，梦境中，它们会因梦悸而颤动；然后，复又进入沉睡之中。

谁能理解一座草垛的梦？也许，只有那些乡下人，还有乡下的那些家畜，那些走兽。

晴好的天气，冬阳熠熠，总会有一些乡下人，光顾一座草垛的。

一位农妇，持一花篓，来到草垛前，她哧哧啦啦，一把把地把柴草撕下，装满自己的花篓，然后，迤邐而去。柴草装在花篓里，花篓驮在农妇穿着花衣的脊背上，如一座饱满的柴草山，颤巍巍地回家去，去烧熟一

锅饭。去温暖一家人……

那一花篓柴草，也携着田野的风。

一些老人，会来到一座柴草垛前，冬闲无事，他们来到一座草垛前，也无事，就只是为了“晒太阳”。撕一把柴草，坐下，坐在草垛前；柴草垛很厚实，他们倚着草垛的脊背，很暖和，暖洋洋的，像回到了春天。头上，戴一顶黑毡帽，冬阳之下，黑毡帽发着黑亮的光；手中，则是一根长长的烟袋杆儿，一锅烟正吸着，烟锅上，冒出丝丝的烟，很淡，很白，像缕缕的残梦。身边，也许还带着自家的那条家狗，一条纯黑的身，或者是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；那条狗，就伏在老人身边，或者就干脆伏在老人的腿上；老人很静。那条狗，也很静，老人的手，会不时地抚摸一下狗的脑袋，滑滑的狗毛，或者在浅土中，啄食出一条冬眠的草虫，美美食之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一群麻雀，霍然落在草垛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一阵忙乱之后，又轰然飞走，只留下一些乱溅的草屑。冬日天寒，一些走兽，也会在夜里隐匿草垛中，比如，一些野兔，它们是企图把草垛当

成自己的家。可是，它们想错了，一些乡人是识得野兔的行走脚印的，于是，他们设下“套子”，也许，第二天早晨，那只野兔就被“套”住了，于是，某一个夜晚，那户人家，就传出了阵阵的“野兔炖萝卜”的肉香。

一座柴草垛，无风的时候，也会生风，更多的是一种古朴的“民风”。

风起了，但风不大，一座柴草垛就“窃窃私语”了，唧唧唧的声响，让人想到平畴的那大片庄稼地。一些叶片，会丝丝飘起，翩翩飞舞，但并没有脱离开那座柴草垛，它们只是成为了那座柴草垛舞起的“裙袖”，于是，一座柴草垛，就成为了一位“胖美人”，她在寒风中起舞。

骤然间，大风起，呼啸而至。柴草垛上的一些柴草，就被卷起，飞舞在天空，而且越飞越远，越飞越远……天空中，飘起一片片柴草的云。

村口中，有人在看风景，手指着空中的乱草，说道：“看，好大的风啊，把柴草都刮到天上去了……”

可他们，并不遗憾，他们知道，柴草再飞，也不会飞出大地，它们最终，还会降落在大地上，成为另一座柴草垛，或者腐化，成为大地的肥料，进而，滋养明年的丰收。

（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）

雪落炊烟暖

□杨丽丽

在乡村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雪后的炊烟，你看，一场飘飘洒洒的落雪过后，整个村庄都变成了一张硕大的宣纸，那些炊烟就像疏淡有序的笔墨，在农家屋顶描绘出动静皆宜的风景。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。对于一个青瓦红墙，篱笆小院的村庄来说，没有炊烟就是不完整的。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，鸟儿没有翅膀，校园里没有读书声，是残缺的，了是无生机的。一缕缕炊烟就是整个村庄的灵魂，就像山水画中的点睛之笔，有了炊烟，整个村庄都鲜活起来，整个村庄都灵动起来。日出日落，月圆月缺，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在农家的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，将农耕生活演绎的恬淡而安适。

冬日的村庄寂静而萧条，走动的人越来越少，猫儿狗儿似乎也禁了声，一场大雪过后，远山近川都隐去了身姿，树木都穿上了洁白的外衣，连那错落有致的民居也在一场落雪里变的神圣而又寂静。白茫茫的世界里，最引人

注意的莫过于各家各户房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早中晚三个时间段，那炊烟就像商量好了一样，也像是遵从了时间的召唤，带着禾草野柴的火星味儿一点点在岁月的枝头上扩散着、蔓延着，成为农家屋顶最美丽的风景。

炊烟是不草野柴的精髓，是农家最温暖的标志，它们有着熟悉的味道和温度，不会因为四季的变换而消失。只会在一场大雪过后变的更加的明朗和清晰，不管是李家的小米清粥，还是张家的肉馅包子，亦或者赵家的葱花烙饼，一把柴火填进灶膛，那味道就会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，相互纠缠着，慢慢融合着升腾着，直到蜿蜒到我们的目光再也无法触及的天际。

记忆里，母亲总会在青瓦结霜之前去寻找合适的野柴，为冬天的柴禾做储备。落叶、枯枝、野草都是冬天里最好的柴火。用耙子搂，用镰刀砍，母亲用尽所有的方式收集起来的野柴填满了院子里的小库房，一开门那些落叶枯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熬玉米粥，蒸包子时就收一簸箕落叶，扯几根枯枝扔进灶膛里，那连绵不断的火苗舔舐着漆黑的锅底，一缕一缕的炊烟配合着风箱“啪嗒啪嗒”的

冬天是一首长诗

□寇俊杰

相比春天的和煦、夏天的蓬勃、秋天的凉爽，冬天的寒冷和寂寥就显得漫长而难耐，但如果在冬天能过出诗意，那么它就是一道豪迈而热情的长诗。

天气在忽冷忽热中走向寒冷，冬天的到来不是平铺直叙，开门见山的写法并不适合这首长诗，高明的诗人总是要有前期的铺陈造势，要沉得住气，起承转合，渐入佳境。在不经意间，辽阔赤裸的庄稼地披上了绿纱，麦地里黄色的肌肤还时隐时现，很有一种朦胧诗的味道。很快，那绿色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密，几天工夫就遮盖了地面，绿纱变成了绿衣。那一行行的麦苗更加清楚可见，麦苗是诗行，田垄是章节，勤劳的庄稼人是最早在大地上抒写长诗的人，不管文化高低，不分高矮胖瘦，庄稼人都是天生的诗人，四四方方的地块是诗的形式美，阳光下的绿和雪后的白是诗的色彩美，整齐拙壮、一碧千里是诗的音韵美，

这首长诗押的是麦子丰收的韵脚，走的是乡村振兴的诗风。

冬天是首长诗，每个章节都不可忽略。冬雪雪冬小大寒，每个节气都非常有存在感，因为它们都有精彩的故事发生。立冬是开场诗的序言，还带着秋阳的温度，热闹而排场；小雪已进冬天的大门，雪似下非下；大雪节气到了，但真正的大雪却迟迟未到，是需要八抬大轿来请的“大腕”吗？冬至在岁末的前十天左右到来，人们带着饺子的香味走进新年；小寒是给人的提醒，以防大寒来临人们措手不及；大寒最能代表冬天的特质，是冬天这首长诗的高潮部分，还有冬天的遗韵——倒春寒，那何尝不是诗歌余味犹存的雅致呢？功夫在诗外。这首长诗一路读来，是层层铺垫，步步蓄势，最后把情节推向高潮，万籁无声，万籁俱寂，银装素裹，冰雕玉砌，诗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，冬的最大声音就是无声音，“静而无形”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。

节奏绵延几百米，温暖着整个冬天的冷寒。

母亲说，炊烟是有翅膀的，你走的再远，它都能飞到你的梦里。炊烟是有味道的，你走的再远，它都能召唤你回家。是的，那些长了翅膀的炊烟从未停止飞翔，它们像故乡的灵魂，像禾草野柴的精髓，像高挂在天空的明月，也像夜空中眨着眼睛的星星，一次次把母亲眺望的眼神送往远方，一次次勾勒出故乡的轮廓，一次次描摹着母亲的背影，一次次把母亲一声长一声短呼唤变成游子心间绵长的思念。

能看到炊烟的时光都是美好的，在离开家乡的时日里，每每看到那一缕缕飘荡的炊烟，整个心都会激动起来，那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回忆，是缠绕在游子心间那缕绵韵悠长的思念，是平淡日子一种向上的希望。回味那些过去的日子，锅碗瓢盆，炊烟缭绕才是生活的常态，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，有炊烟的日子，就有生活的温暖，在白雪飘飘的季节里，炊烟在屋顶变换着形状，用不变的温度和味道温暖着游子们背井离乡的胃囊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冬天的静是在积蓄力量，蓄势待发，但有时“闹”也是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各种新鲜事物的“闹”是这首长诗的名词，雪人、冰挂、雾松、冰雕……它们是美丽冬天的创造者，是冰雪长诗里的主人公；雪地里的“闹”是这首长诗的动词，打雪仗也好，跳广场舞也好，在雪地里踩出一串脚印也好……动起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；过年的“闹”是这首长诗的形容词，虽然过年的形式变了许多，但年味却并没有远离，人们脸上的笑容无不表示着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。

冬天是一首长诗，沉稳大度，激情满怀，它不但抒写出了冬天的特色，更吟唱出了对生活的赞美，表达出了对新时代的致敬。漫长的冬天慢慢过，行多的诗歌细品，把时光放慢，把诗歌读懂，在温暖的梦里体会雪野下的真滋味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文学爱好者）

□李风玲

入冬了。天冷了。我忽然万分地想念，故乡的棉花地。想念棉花地里，那一朵一朵盛开的棉花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棉花，是乡间最为繁盛的种植。

春日里播种，我跟在爸爸的身后，将一粒粒灰色的毛茸茸的棉籽点进他刨好的土窝里去。那窝已经浇了水，水浸下去了，泥土就显得尤为妥帖。好像那棉种一沾，便可以发出芽来。

等着出苗，间苗。间了一次，再间一次。第一次留了两三棵，第二次便只留了一棵。留下的那棵，必得根正苗红，有着蓬勃的生长态势。等那绿油油的苗儿长起来了，我与棉花地的关联，更是日甚一日地密切。

时间应该是暑假，热辣辣的天气里，母亲领着我一起去棉田，给棉花打杈、捉虫。

走进棉花地，我比那棉花高不了多少。但若要给棉花打杈，却还要将身子蹲下，然后在密不透风的枝叶之间，辛苦劳作，仔细观察。

哪个是分杈？哪个是果枝？你须仔细辨认。若是枝，就将其掰掉。若是果枝，就将它留下。

我和母亲一人一垄。她的速度总是比我快。大人们劳作起来，真是一刻都舍不得歇息。而我却总要一次次地站起身来，望望还有多久才能到地头。

我跟母亲抱怨：“咱家的地怎么这么长啊！”母亲却说：“长了好啊！那些山岭薄皮的倒是短，可也不长东西啊！”

大人们能想的，是怎样才能多打粮食。孩子们想的，是怎样才能多一些玩耍。

打完了杈，还要捉虫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自己，还真是蛮大胆。一个个胖乎乎肉滚滚的菜色青虫，我竟全然不怕。一旦发现，便两手捏住，一掐两半。心里那个痛快啊，好似杀死的不是一只青虫，而是千军万马。

为了除虫，大人们除了动手拿，还要用农药打。那时候的农药，都是剧毒。炎热的天气里，经常会有人因为打药而晕倒。现在想想，我们的祖辈和父辈，那就是在用生命种棉花啊！

点种。间苗。打杈。捉虫。打药。掐头。棉花在农人们环环相扣的侍弄里，结了最好的果子，绽出最好的“花”。

棉花，棉花。那“花”并不是指的花，而是果。用“花”来命名一种果的，似乎也只有棉花了吧。

秋风起了，棉花开了。远远望去，棉田里白茫茫一片了。我和姐姐一起，去地里拾棉花。

开好了的棉花雪白雪白，它们在褐色的棉萼里，胖嘟嘟软乎乎。所谓“拾”棉花，其实就是摘棉花。但“摘”有强取之意，一个“拾”字，却道出了瓜熟蒂落的自然之态。

夜幕降临，我和姐姐才准备回家。我们身体里的疲惫，和蛇皮袋里的棉花，装得一样满。

空气有些凉。母亲和奶奶正在将晾在门口的棉花，用袋子装好。待到第二天太阳升起，再重新晾干。

镇上有家棉花加工厂，生意火爆。大人们为了将晒好的棉花卖进工厂，经常半夜就得起来排队。若是碰上不好说话的工人，还卖不了好价钱。若是运气再差一点，还会说你的棉花水分太大，那又得重新晾晒，多费周折。

棉花，棉花。整个秋天，我和姐姐不停地拾，母亲不停地晒。父亲呢，不是在卖棉花，就是在去卖棉花的路上。

秋意渐深。地里的棉花已经不见一点白。父亲带着手套，渐地里拔棉柴。拔回的棉柴堆在大门外，奶奶坐着马扎，一个一个个地摘上面残留的棉桃。到了晚上，还要就着煤油灯，一个一个个地剥棉桃。因为没有绽放，棉桃里都是些温硬的棉瓣。但奶奶仍要将其剥出，然后摊在太阳地下，将它们晒干。只要多用几份力，只要多费几分心，它们照样可以弹成软软的棉絮。

庄稼人的勤俭啊，应是天下第一！

寒风起了，我和姐姐都穿了新的棉袄棉裤，那是奶奶用刚弹出的棉花做成的。

母亲在灶下烧火。灶膛里填着的，是晒干了的棉柴。灶火很旺，炕头很暖，棉花走过春冬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起风了，天冷了。记忆里那一地雪白的棉花啊，还能否带给我，一季暖冬……

（作者系山东省安丘市文学爱好者）

故乡的棉花地



市中新闻

生活需要

总编辑

褚洪波